

楠竹山下话铁村

□ 余道勇

楠竹山镇大概是因为楠竹山森林公园而得名。但这个名字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古人可不这么称呼。楠竹山镇的前一个名字是铁村乡，因楠竹山公园而改名。那么，铁村有铁吗？

近年来，楠竹山镇大力开发红色文旅，挖掘红岩文化，我去楠竹山镇开展活动的次数因此比较多，渐渐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是一名史志工作者，对地方志书和历史文化总是比较关注。我手头经常翻阅，并且认为是旧县志中最为完备的一本南川县志，当属民国本《南川县志》。这本县志于1926年修编，担任主编的韦麟书先生，就是现在楠竹山镇（当时称作铁村坝）人。而据当地人介绍，韦麟书一家可谓当地传奇家族：上可考证到他的父亲韦铭竹——一位以陶渊明为偶像的乡村大儒；下可叙述其侄孙韦延鸿——一位长眠于歌乐山上的红岩烈士。

楠竹山不知从何时开始有此名，大约是因为山上多楠竹的缘故。查阅志书，南川旧志无“楠竹山”之名，却有“冠炭山”或“冠山”这个名字。据其方位，可以推测“冠炭山”就是楠竹山。民国本《南川县志》第一卷《山》载：“介螃蟹塘之左、杨柳坝之右，山体上下方正整齐，像古头巾，曰冠炭山，俗省称冠山……分小枝旁出北行，蔓延布散于铁村坝。”县志又载：铁佛香云寺位于“东路螃蟹塘冠炭山半，松林翁翳十余里，山境清幽。明正德三年，僧洪喜创修。”而现在的铁佛香云寺正位于楠竹山半山腰，说明楠竹山在古时即为冠炭山无疑。这座古寺始建于明代正德三年或更远的年代，距今至少已有五百年历史。

铁村坝于1953年建乡，名铁村乡，属南川县水江区。1992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南川县进行了一次撤区并乡，撤销区一级建制，铁村乡与石塘乡合并成立石塘镇。重庆直辖后，在1998年，经重庆市批准，南川又恢复了铁村等5个乡的建制。2015年，铁村乡更名为楠竹山镇。

铁村之名因何而来呢？顾名思义，应与此地有铁厂或铁矿有关。现在楠竹山镇还有一个村名为锅厂村，亦与铁相关。据《南川县志》记载，南川矿产主要包括煤和铁，煤主要产于南川南部地区，而铁矿则多分布于北部地区，尤其以铁村坝为最。“惟北路双河场至松子溪（均在铁村坝境），有铁无煤。”“青矿（铁矿中含铁甚丰者）矿质色青……可铸锅及铤，北路铁村坝产焉。”可见铁村坝这个地方产铁，其名不虚。

我们现在去往楠竹山镇，不需要从楠竹山上翻越，只需从北固永生桥经过茶土坎、水鸭凼即可直达场镇。铁村之名，历时久远，而镇以楠竹山命名，不过十年。所以人们有时在口头上仍称楠竹山镇为铁村坝。这是历史地名在消失过程中，人们潜意识里的一种记忆和怀念。

古之人以“冠炭山”或“冠山”命名此

峰，因其山形如方正整齐之头巾，也可见古人命名时深厚的文化意趣。屈原在《离骚》中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高冠岌岌”，是指人们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显得非常有知识与礼貌的样子，其意蕴正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敬仰。可惜，冠炭山这个名字似乎已被遗忘。不管是楠竹山还是铁村，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深藏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记忆，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

二

我们从1926年一位南川知事说起。

民国建立后，对县官的称呼，有时叫统帅，有时叫司令，后来基本称知事。柳琅声，1925年5月任南川县知事，次年6月调离南川。他是一名文人，在南川县只任职了一年时间。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偏于西南一隅的南川县，虽隐蔽于大山之中，却仍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从1912年到1925年的十四年间，南川县的知事如走马灯般换了三十八位，柳琅声是第三十九任知事。那年的南川县，县知事的奇事怪事多了去了：有的只任数日或数月便跑了，最短的只有十天；还有的县知事，不是来“知事”理政的，而是来捞钱的。这真是民国南川官场之怪状。但其中也不乏锐意改革、有所作为的知事，柳琅声就是一位。他既为文人，便很想“在文”事方面有所建树。

柳琅声是贵州印江县人。柳家是黔东大族，诗书世家。他的父亲参与过《贵州通志》的编纂工作，任副总纂。家庭的文化传承对他影响深远。1925年，四川省府行文各县，“通飭各属续修县志”。有人认为，社会如此动荡不安，哪有闲心修志？但柳琅声认为，乱世修志比平世更为重要、更为紧迫，因为平世之文献资料可存，而乱世“衣冠涂炭，典籍销沉”，若不加以收拾整理，将来必无法补救。他把修志工作纳入县议会议程并形成决议。因此，虽然柳琅声在南川仅当了一年的县知事便去职，但《南川县志》的编纂工作持续了五年，最终总纂成书。作为一县之长，他无暇直接担任总纂，必须物色一位南川本籍人士来担纲。

柳知事于是在南川物色能够担任《南川县志》总纂的人选。他找到了铁村坝的韦圣祥（即韦麟书）先生。因为他刚到南川，就听南川人说，韦圣祥是南川饱学之士，堪当此任。韦圣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韦圣祥是铁村坝茶陵溪人，出生于清光绪元年。要了解韦圣祥先生，必先了解其家族，尤其是他的父亲韦铭竹老先生。

韦铭竹是铁村坝一带有名的读书人。他饱读诗书，以孔颜圣人为榜样，不追求功名利禄，而崇尚自然淡泊。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慕陶”，即仰慕陶渊明之意。他为人坦荡，诗书传家，颇有隐君子风骨。柳琅声知事多次从县衙前往铁村坝，从当地民风与口碑相传中，得知其父韦铭竹的为人处世风格，柳县长欣然提笔写下《慕陶先生传》一文。文中写道：韦公“性旷逸，不屑荣利，平生酷慕陶渊明之为

人。于陶诗尤喜其清悠淡咏、动合自然，因以‘慕陶’自号。其安于贫约、环堵萧然，簞瓢屡空……而翁晏然泊然，惟以琴棋书画、雕刻及钓鱼、看书、赋诗、饮酒为娱，尤与陶公（即陶渊明）神似。”韦慕陶先生嗜爱古书及唐宋文字，过着清贫生活，却愈穷志愈坚，读书愈勤，常把书带到田间地头，稍有闲暇便朗诵诗书，旁若无人，真似一位世外隐士。慕陶老先生甘于清贫，崇尚诗书，乐与圣人为伴。他在家中的断墙上写下“寻孔颜乐处”几个大字以明志，还自题一联：“燕喜飞鸣终小鸟，松虽盘曲亦神龙”。这样一位清高的文化人，却又乐善好施：虽不屑荣利，却十分体恤民情，遇邻里难事，乐于相助；教人子弟，从不索要报酬。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韦慕陶先生虽“簞瓢屡空”，仍以看书、赋诗为娱，与陶公何其相似。陶公与慕陶公，时空相隔一千五百年，却宛若一对挚友。

韦圣祥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儒学世家。受父亲熏陶，他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熟读诗书古文，七岁便能写辞赋，十五岁被录取为南川县学生员，考取秀才，受到当时重庆知府王艺庵先生赞赏。十七岁时回到铁村坝，开始为乡民讲学授徒。民国建立后，被聘为南川县学主讲老师。以至于当时南川人人以能做韦圣祥先生的学生为荣。这样的人才，实为铁村坝文化之大观。

柳琅声到南川赴任，刚一下车，便听南川人盛赞韦圣祥先生的博学多才，于是决定聘请他担任《南川县志》的总纂。韦圣祥先生不负众望，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五十余万字的县志编纂工作。这正是铁村坝的代表人物，是高冠岌岌的楠竹山下文化传承所结出的硕果。

可惜天妒英才，韦圣祥先生完成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县志后，于民国二十一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这部《南川县志》，可谓南川自清代乾隆十三年有志以来，最为完备详尽的一部志书。

柳琅声知事于1926年离任南川后，仍与韦圣祥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官员与布衣，因共同的文化基因相谈甚欢，成为至交。其时韦铭竹已逝世，但柳琅声有感于“慕陶”先生的为人，为其写下《慕陶先生传》。该文现镌刻于铁村坝茶陵溪（小地名）韦铭竹墓前。韦圣祥先生去世十三年后，即1945年，南川知名人士、重庆《世界日报》主笔田楚侨先生约会韦圣祥先生的弟子们，为先生撰写墓志铭。田楚侨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建抗战胜利纪功碑时碑文的撰写者。他深深崇敬这位南川的文人先师，便发动韦圣祥先生的学生为其撰写墓志铭。由此可见韦圣祥先生影响之深远。时任四川大学教授、韦圣祥先生的学生庞俊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而为韦圣祥书写墓志铭的人，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全国知名书法家——陕西吴兴（现安康汉阴）人沈尹默。

（未完待续）



迎新攀登金佛山

唐空非舞

第一千零一次踏着晨霜
攀登金佛山巍峨的脊梁
在二〇二五的余音里
赴一场自然的邀约
晨光淹没我凌乱的思绪
残星坠入行囊，脚下
薄冰发出清脆的声响
像旧梦破碎，又像新生飞扬

方竹列队迎候，宛如威武的仪仗
枝叶间飘落的冰雪
是风在浅吟，是雾在朗诵诗行
我伸手握住冰凉的竹竿
突然感触到山的心跳
从掌心传来，在胸中激荡
每一寸颤栗都连着天地的脉息
像冬在辞行，又像春在酝酿

崖壁倒悬的树藤，饱经沧桑
再次遇见银杉，我仔细端详
它依旧是它，我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阳光穿透云层，照亮雾凇
每一根枝丫轻轻摇晃
每一片晶莹剔透都蕴含着
过往的焦灼与滚烫
像恨在消融，又像爱在流淌

朔风穿过密林，冰雾漫过山梁
杜鹃花蕾在冰雪中收敛锋芒
高飞的俊鸟，掠过峰峦
我伫立在金佛山之巅，向着穹苍
大声呼喊，群山屏息聆听
云海进射出耀眼的光芒
天空风雪应和，大地沟壑齐鸣
像乾坤回响，又像万象序章

冬访观音岩驿站

□ 铃兰

风掠过川黔古道的石阶，没带来旧时马蹄声，却卷着一缕糯香穿巷而过。踏入观音岩驿站，未追着青石板的凹痕溯源流年过往，反倒被街巷间升腾的烟火、手中温热的食味，轻轻牵住了目光。

刚走下阶梯，便听见“嘿佐！嘿佐！”的号子声传来。循声而去，谭家糍粑店门口正热闹——石碓窝中，蒸熟的糯米被木槌反复捶打，冒着腾腾热气，如丝绸般黏软发亮。店主老谭握着木槌领头吆喝，游客们也跃跃欲试，木槌起落间，糯米的甜香混着柴火的草木气，在冬日的冷空气中弥漫开来。“要趁热打才糯，机器打不出这筋道！”老谭抹了把额头的汗，将打好的糍粑揪成圆球，撒上金黄的黄豆面。咬下一口，软糯弹牙的米香在舌尖化开，暖意从喉咙里缓缓蔓延。

厨房里，灶上的铁锅正咕嘟作响。大娘正用木瓢揉压锅中的老茶叶，土猪油的醇厚、腊肉的熏香与茶叶的清苦交织升腾，这便是驿站人离不开的“干劲汤”——油茶。她手脚麻利地撒入花生米、碎糍粑，汤汁渐成琥珀色，盛在粗瓷碗里。坐在屋檐下的长木凳上浅饮，茶汤温热，驱散了登山的寒意，腊肉的咸香与茶叶的回甘在舌尖缠绕，让人

忽然懂了农人为何能凭这一碗茶汤，抵挡劳作的艰辛。几位老人围坐闲谈，说这油茶的做法是祖上传下来的，当年马帮歇脚，一碗油茶下肚，便能再扛着盐茶走几十里山路。老街不过几百米，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两侧土石民居的屋檐下，墙角的石水缸、院中的石碓窝相映成趣。不远处，修缮后的栈房敞开木门，木甑子、竹簸箕等老物件整齐摆放，几位年轻人正跟着学做糍粑，老谭的号子声与笑声交织，让沉寂的老街多了几分鲜活。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街巷，将青瓦的影子拉得很长。石碓窝的凹痕里还留着糯米的余温，油茶的香气仍在街巷萦绕，老谭家的号子声渐渐平息，却仿佛刻进了驿站的肌理。这里没有车马喧嚣，只有柴火噼啪、闲谈笑语，以及食物与岁月交融的香气。

离开时，口袋里揣着打包的凉糍粑，鼻尖仍萦绕着油茶的余韵。原来观音岩的冬日，不止有古道的沧桑清冽，更有烟火里的温暖传承。那些代代相传的手艺、三餐四季的寻常，让这座百年驿站从未真正沉寂，而是以最鲜活的姿态，守着川黔边境的岁月绵长。



雾凇漫山

胡波摄